

# 文武全才中國心

## 傳奇人傑顧毓琇(下)

● 今稀老人

### 愛國運動無役不與

「五四」運動風潮初起那天，顧毓琇在北京舅舅家中作客，未能親臨其境，深以為憾。翌日一早，他即趕到清華大學，參加持續的遊行示威。當年的學生運動起起伏伏，延續至一九二三年春，顧毓琇曾率清華同學進城遊行，與軍警發生衝突，遭毆打，天氣再惡劣也不退縮。同年，為賑災下鄉調查順德的災情，他步行或乘驛車，訪貧問苦，貼近基層人民。一九三一年，顧氏以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的身分帶領工學院的學生到南京下關火車站送十九路軍開往上海參戰。一九三七年春，日寇

侵凌華北廣大地區，顧毓琇與北京教育界蔣夢麟、胡適、梅貽琦等十二位知名人士發表宣言：「因為近來外間有偽造民意破壞國家統一的舉動，我們北平教育界同仁鄭重宣言：我們堅決反對一切脫離中央或組織特殊政治機構的陰謀及舉動。我們要

求政府用全國的力量維持國家領土及行政的完整。」愛國熱情，溢於言表。

一九四五年，顧氏短暫供職於陸軍總司令部，任中將參議。參加了當年九月九日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是他此生最高興的一件事，「奇恥大辱，至此方可透過氣來」。作為炎黃子孫，一腔熱血的他奮筆疾書，詠詩一首，一吐心中塊壘：

受降台築紫金山，八載艱辛奏凱還；  
雪盡馬關奇恥辱，功成觀禮我隨班。  
受降觀禮（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

### 創作詩歌豪放壯闊

寫詩，是顧毓琇業餘最大的嗜好，這

一嗜好始於寄居重慶青木關蕉舍時，五十年來創作詩歌多達六千餘首，加上一千多首詞，足可媲美南宋詩人陸放翁了。「詩言志，歌詠言」，顧毓琇的詩和陸放翁一樣，多為憂國憂民之作，豪放壯闊，充滿時代氣息，史學者唐德剛認為「他雖是電機工程學泰斗，更是專業詩人。」他寫詩有宋代蘇東坡的遺風，俯仰坐臥之間，隨手拈來，就是一闕。他的詩多半弘揚中華民族的偉大，或謳歌壯懷激烈的愛國英豪。一九七五年巴西人文學院頒授他金質獎章。一九七六年在巴爾的摩城舉行的第三屆世界詩人大會上，會長余松博士授他「國際桂冠詩人」的稱號。據他的學生說

「國際桂冠詩人」的稱號。據他的學生說，早在留學美國時期，胡適看到他的文藝作品，曾笑著勸他改學文學，但顧氏認為既選定了麻省理工大學，選定了電機工程

就決不改行，後來北京某校曾邀他去當戲劇系主任，顧氏也只好辭謝不就了。但他在上海還是創辦了市立戲劇學校，蕭伯納親自簽名的全集，便贈送給此校。

顧毓琇是中國現代話劇的發軔人之一，他在留美時期，和冰心、梁實秋等人合作，搭班在波士頓美術劇院公演「琵琶記」，他擔任編導兼飾宰相，冰心飾宰相之女，梁實秋飾蔡中郎。滑稽的是顧毓琇所著的蟒袍，以油彩繪製充之。這次演出是中國現代戲劇以其獨特的形式和纏綿感人的情節，在美國戲劇舞台上首次亮相，顯出中國話劇的丰姿，令美國觀眾大開眼界。

顧毓琇擅寫劇本，他的處女作「孤鴻」問世，一鳴驚人。繼而寫出「張約翰」、「國手」、「國殤」、「荊軻」、「項羽」、「蘇武」、「岳飛」、「西施」和神話劇「白娘娘」。抗戰期間，他的抗戰劇「古城烽火」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九日在重慶公演，後在各地演出，並曾改編成京劇及地方戲，勝利後在上海重演。「岳飛」劇於一九四〇年四月由國立戲劇學院在重慶公演，四月五日早場由國民外交協會招待英、法、蘇大使及其他外交使節，並

各贈以「還我河山」紀念旗幟。一九九〇年上海戲劇學院公演「白娘娘」，令觀眾傾倒。後應邀到新加坡公演，又獲好評。顧毓琇因為愛好音樂，乃於一九四〇年秋，兼任國立音樂院（現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前身）第一任院長。他在音樂上的貢獻主要是根據明版歌曲樂譜，整理出五十調，在台北演出成功；又將姜白石之自度曲譜翻成五線譜在紐約公開唱奏。而後又整理成二十五調，譯成英文，將我國古樂弘揚世界各地，厥功至偉。

### 對禪宗學研究精深

除電機及文學外，顧毓琇對佛學也有精深的研究，他曾往訪中、日、美等地的名剎寺院，與老僧訪談，出版有「禪宗師承記」、「日本禪宗師承記」，還有英文專著「禪史」一書，受到佛學界極大的好評和推崇。

他雖久居異邦，但是個愛國者，熱愛自己的鄉邦。他的文藝作品，無論是小說、戲劇，都洋溢著熱烈國家愛，從「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岳飛，到「風蕭蕭兮易水寒」的「荊軻」，乃至「項羽」、「蘇武」等，描寫的都是歷史

上的中華豪傑。日寇侵華，他隨清華大學遷至長沙，與國立劇專的劇作家曹禺相遇，協商共寫劇本反映抗戰血淚，曹禺寫成「蛻變」一劇，他則根據日機濫炸長沙為題材寫成「古城烽火」一劇，連同他的另一劇本「岳飛」，同時在重慶上演，轟動一時。

顧毓琇對中國的熱愛，拳拳服膺，他寫有一首歌，其中有句：「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中國心」。他早年留美，後來定居，生活了大半輩子，可算中國人中的「老美國」了，但他始終未入美國籍。一九七三年他為了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理論與應用力學」會議，不得已才入美國籍。兩個月後，他回到闊別了廿四年的祖國，重訪北大及清華故舊，並與留在共區的親人團聚，當時仍是四人幫當權，病中的周恩來親自接見他，暢談至深夜。事後，他想一想此行相當冒險，因為無人能保護他的安全。

此行，使台灣的國民政府誤會他投共，剝奪了他中研院院士和國大代表資格，但他仍堂而皇之的回台灣，在一次國民大會的晚宴上，老蔣總統逐桌敬酒，到他那桌時，他從西裝內袋中掏出一封陳情信欲

親交老總統，遭侍衛粗暴的阻擋，以為他不利於老總統，其實，只是想上條陳，關懷國是而已。

中共四人幫倒台後，顧毓琇曾多次返回大陸，應邀講學或探訪親友，受到鄧小平、江澤民的熱情招待。一九九二年五月，他到北京參加現代物理研討會，會後參加友人的祝壽活動，當時的壽星有他、周培源、趙忠堯三人為九十大壽，吳健雄八十、楊振寧七十；而南京大學則是九十週年校慶。隨後，江澤民執弟子禮，邀請他夫婦及其家人至中南海作客，並贈送「重教尊詩新天地」一詩。

飽經憂患的顧毓琇，在「九二自述」中建議「中國不妨試行『開』政策」：即文化開發、經濟開放、政治開明。他注重文化開發，並認為文化必須包括文藝與科技，因為科技是強國之本。他的「一剪梅·祝中華文化復興」，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對祖國之愛：

浩蕩長江捲浪花，  
大哉中華，美哉中華。  
黃河一瀉傾天下，  
復興文化，發揚文化。  
雪耀崑崙映日斜，

易水悲笳，胡馬鳴笳，  
崑崙五嶽彩雲霞，  
愛我邦家，護我邦家。

### 「一中」問題屢提建言

生前，顧毓琇關心兩岸和平，謀促進中國統一，曾在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在費城寓所接見新竹交通大學校長張俊彥，以一份親自簽名的建議書託張轉交給總統陳水扁，書中敬謹建議「一個中國定義」，應包括「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他正告張俊彥已向江澤民作同樣的建議，後來江澤民在北戴河提出「台灣及大陸都屬中國」，就是此一共識。

二〇〇〇年十月五日，九十八歲的顧毓琇再寫信建議陳水扁，請其於雙十節國慶時，將他所提的一個中國新定義，約請民進黨、親民黨、國民黨及新黨負責人茶敘討論，取得共識，昭告中外，確定兩岸關係，為此人心安定，新內閣對兩岸經濟合作、文化交流，可以積極進行，「兩岸同時進入WTO，一切更可順利，外資來台，股市可振，台資赴大陸，大陸工資仍低，可以得利。」

顧毓琇對促進兩岸和平的腳步非常積極，心願非常迫切，他在給張俊彥的信中寫道，要把同一份建議書交李遠哲在跨黨派小組討論；他並表明與江澤民有午宴之約，錢其琛作陪，「中共中央已不談武力解決，而著重和平相處，明春可以恢復汪辜會談。」他並興奮的寫道，二〇〇一年諾貝爾和平獎章，應歸中國人得，由李遠哲、張俊彥共得。可見他心中對兩岸和平懷抱多大的期許。

江澤民前兩次訪美，都曾親至顧氏寓所探訪老師，並致贈黃山茗茶。朱鎔基在三年前訪美時亦曾登門拜訪，他回贈江、朱十六字箴言「智者不惑，能者無懼，誠者有信，仁者無敵」。

一九七八年，顧毓琇回台參加中研院院士會議。一九九二年七月再度回台，並赴慈湖及頭寮，向蔣氏父子靈位行禮，他曾感嘆的說：「十四年長別，不勝感慨！」顧毓琇作過國民黨的官，當中央研究院院士，其五弟顧毓瑞曾是國民政府的資深外交官，曾任顧維鈞的助理、禮賓司長、駐厄瓜多爾大使。顧毓琇多次到紅色中國講學、訪問，與周恩來、鄧小平對坐開過會，也是蔣中正、蔣經國的座上客，和

他們一起開會，研商國家大計。他在李登輝家中把酒言歡。他的老學生江澤民來訪，他熱忱接待，屢陳建言。從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近代中國政治的荒謬，一些人為的分分合合，帶給國人同胞的是苦難和折磨，而作為一位有良好的知識分子，顧毓琇盡到了本分和責任。

### 南大派員赴美拜候

由於顧毓琇早年曾任中央大學校長，現已改為南京大學的副校長施建軍，曾在逝世前五個月的四月十九日（二〇〇二年），偕該校教授吳為山、成慈遠赴奧克拉荷馬市向百歲人瑞顧毓琇拜壽。此行，吳為山事後曾為文記述。據吳文記稱，他們於四月二十日清晨即接到老人家的電話，要到他們下榻的旅館拜訪，三人一再堅持，希望登門拜候，但老人家一定要來，他們只好聽命。奧城的四月，仍然寒氣侵

人，顧毓琇由女兒開車護送抵達，施建軍等在旅館大廳迎接，顧氏拄著柺杖下車，坐上輪椅，由女兒推進大廳，一見面，老人家就向他們表示，跑這麼遠，到這麼偏僻的地方來看他，使他過意不去。

吳文描述：「先生面部略帶笑意，幽

默的說：『噢，開始工作了』。他告訴我們：校長、教授們萬里迢迢，辛苦倍加來此看他，他激動得一夜未睡好。進了房間，先生坐到沙發上，燈光照著那清癯的臉，越發沉靜。長長的頭型，高聳而布滿絲絲皺紋的額，緊閉的嘴唇，眼鏡後是一雙平靜而深邃的眼睛。他手拿著一張寫著我們姓名、地址的條子，一一對應。」

在房間坐定後，吳為山獻上所畫的一張「獻壽圖」，老人家很高興，驚嘆著：「畫啊！中國畫」，水墨畫特殊的文化氣息，勾起老人的回憶，對吳為山說：「我與藝術有緣，林風眠、黃賓虹、趙無極、朱德群算是成功的畫家。早年，齊白石曾為我畫過三張畫，刻過兩方圖章。」

接著吳為山對顧氏說：「法國的熊秉明讓我向您老人家致意。」

「是，秉明是我朋友（熊慶來）的兒子，我在瑞士看過他。」顧氏說著抬起頭，老朋友彷彿讓他想起清華大學，接著說：「據我考證，你為馮友蘭塑了二尊像，一尊在北大，一尊在清華。你為我塑的像，請複製一尊送給清華大學。經費，由我顧毓琇出。我一九三二年在這裡創辦電機系。南京大學有我的像就夠了，東南大學

的人可以到南大看。」

副校長施建軍隨即告訴他，此行拜訪他的目的，就是要請吳為山為他塑像，並且準備在五月二十日校慶那天落成。顧毓琇聽後拿出已準備好的一張紙，親筆書曰：

像贊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日  
學者、詩人、教授  
清風、明月、勁松

顧毓琇

功力非凡，穩勁，老辣具有顏體風神、骨韻。

他建議文字刻在塑像底座上。

### 青銅塑像矗立校園

顧毓琇的率真，使三位大陸客極為感動，這些年輕的學人從他身上看到傳統知識分子的謙虛、自然和平實。顧氏是理學泰斗，也是人文大師，他以自己獨特的方位，在百年滄桑中觀歷史浮沉。學者、詩人、教授是他對自身的評價，清風、明月、勁松則是對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理想追求的肯定，顧氏是詩人，詩品即人品。著名學者周谷城稱他的詩是「思飄雲物外，詩入畫圖中」。贊他的詞為「橫笛弄秋月

，長歌吟松風」。

顧氏的女兒拿出幾張已準備好老爸的相片說：「這些照片上面有些笑容，塑像時可以參照。」顧毓琇聽後立即糾正：「我不笑，也不哭，我想哭，哭不出來！」面對百年滄桑，顧毓琇有「長歌當哭」的感慨。接著他若有所思的請施建軍記錄他為南京大學百週年所作的詩：

開國多賢哲，

南雍慶百齡。

閱江樓上客，

千載留芳名。

明朝初年的名臣宋濂作有「閱江樓記」一文，但幾百年來有記無樓，二〇〇一年秋天，大陸當局在南京北面的揚子江畔，重建閱江樓，複樹疊閣，飛簷捲雨，雄視萬古。

這時，顧毓琇想起與中央大學一脈相承的老學校南京大學，正在大陸蓬勃發展，無限感慨，以顫抖的手寫下：

天佑中華，

風花雪月知多少？

天涯欲挽狂瀾倒！

碧海映朱霞，

蒼天佑中華，

鄉心新歲切，

奧運多消息，

萬里隔鄉關，

元宵月又看。

表達了一代遊子對中華故國的赤子深情。

這時，吳為山拿出早已準備好的塑泥，以十五分鐘的時間為顧毓琇塑就了一尊

高約十五公分的顧氏像。顧毓琇對著自己的塑像，默然無語，不哭也不笑。

拜訪結束後，施建軍等一行回到南京，數日後，一尊八十分公分的顧毓琇像在南京大學落成，青銅鑄就，在南京大學校園永垂不朽。

又過了四個月另二十天，顧毓琇即在二〇〇二年九月九日與世長辭。

中外文史叢書

# 壯遊八十年

現已出版  
歡迎訂購

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450元 精裝50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前國立東南大學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大學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肆佰伍拾元。精裝本台幣伍佰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聖文書局帳戶。